

角落里的青春

浅夏韵歌卷

那年年少 少不更事

——回味青涩往事，
解密成长密码

主编/刘 勇



年少我们
懵懂的时光停留在你我之间
我们很忙
忙着长大还有忙着懂事
多少次大动干戈，直到没有瓜葛
顾此失彼
所以什么都不要顾虑
因为不想失去彼此

角落里的青春

浅夏韵歌卷

那年年少 少不更事

——回味青涩往事，
解密成长密码



主编/刘 勇

中国财富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那年年少少不更事/刘勇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财富出版社, 2014. 2
(角落里的青春·浅夏韵歌卷)

ISBN 978-7-5047-5052-5

I. ①那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81014 号

策划编辑 王秋萍

责任印制 方朋远

责任编辑 康书民 宋 宇

责任校对 梁 凡

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

电 话 010-52227568 (发行部) 010-52227588 转 307 (总编室)

010-68589540 (读者服务部) 010-52227588 转 305 (质检部)

网 址 <http://www.cfpress.com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047-5052-5/I·0102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张 15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269 千字 定 价 29.8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·印装差错·负责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在北一方

- 世界不止苟且,还有诗与远方 /3
住在平流层 /29
梦中的我在梦里 /39
孔雀不愿东南飞 /45
恰好你也在南京路 /49

桃芝灿灿

- 宁止水的向日葵不哭泣 /77
爱情魔方控 /86
手捧双皮奶的不靠谱爱情 /104
请你带我飞往寂寞星球 /109
谁亏欠谁的幸福糖果 /122
我的小强全给你 /127

凭栏细语

- 亲爱的偏执狂小姐 /135
爱是寂寞撒的谎 /154
其实,爱情没那么忧伤 /163
哪一张面具的表情不悲伤 /170
遗落在时光里的爱 /181

有女妖妖

- 飞贼阿桃 /191
玉胭脂 /203

大笑江湖

二刀流的幕后江湖	/211
七把菜刀	/216
榕树江湖,鸢尾花杀	/223

| 在北一方 |



世界不止苟且，还有诗与远方

■ 咖啡杯里的茶

我往昔的日子是座坟
但其中没有尸体
我的记忆真是奇怪
一座长满各式草木的花园
就是见不到果实
我认识的所有词语
都变成了忧愁的森林

.....

——阿多尼斯

楔子

这座古城已经热闹了好些年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，使得它再难以拥有宁静的时光。

古城里的本地人已经很少了，大多把房子以昂贵的租金长时间地租赁给外地人做生意——开客栈，酒吧，服装店……据说这座小小的古城，单是大大小小的客栈就有两千多家，酒吧也是数不胜数。每到华灯初上时，酒吧街灯火阑珊载歌载舞，觥筹交错中演绎着五光十色的散漫人生。

每到旅游旺季，摩肩接踵的游人穿梭在狭窄的石板路上，人声鼎沸。导游扯着沙哑的嗓门挥动着小旗子指挥着自己的小队伍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讲解着这座城里每个角落的故事。

湛蓝的天空低低地压在头顶，仿佛触手可及。若是正午，那燃烧的太阳必定会让人湿透衣衫满头大汗。

石板路旁的小店里，此时的价格一定是最高的，店主们乐呵呵贩卖着所谓的纪念品。文化衫，半真半假的银饰，纳西围巾，民族风的衣裙……



这个时候的古城像一只忙碌的蝴蝶，扑面而来的全是斑斓的色彩。

此刻我要细细道来的故事就发生在古城的四月，那时的太阳格外温柔，路旁的柳树挥动着新抽的嫩芽，白花花的柳絮漫天飞舞。整个古城，像是笼罩在一片温暖的雪花中。

蔷薇开得正好，欢天喜地从枝头坠下，芬芳四溢。大片大片的花瓣随时都会轻落在你的肩头，赠你片刻清香。

草莓正熟，静悄悄地躺在竹篮里。早熟的樱桃也从墙内探出来，青中带红，馋得人直流口水。

一切都是那么得恰到好处。

鸟鸣会随着天明而来，披件薄衫，门外春光正浓。

而我要说的这个故事，也才刚刚开始。

1.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都有泥土伴随， 那是永恒的相会；无论我们身在何处， 都有时光伴随，那是永恒的离别

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，
黄昏吹着风的软，
星子在无意中闪，
细雨点洒在花前。

这是林徽因诗中的四月，透着软绵绵的温柔。

此刻的四月，晨风吹着鸟鸣，这个世界才刚刚醒来。

刺耳的手机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迷迷糊糊接通后，那头传来了陆桥响亮的声音：“喂，懒猪！起床啦！”

我懊恼万分，大骂道：“陆桥你个缺德鬼，还让不让人活啦。昨晚酒吧忙到三点才收工，我刚睡了几个小时，你就把我吵醒了！”

“好啦，云初，现在都快十点了。我从土耳其回来了，现在在Y城，下午就可以飞回来了。”陆桥不知道在兴奋个什么劲儿，这个混蛋已经把酒吧丢给我足足一个月了，害得我都没空做自己的事情。

我打个哈欠，笑道：“感谢上帝，你终于要滚回来了。我也正想催你呢，



我的房子马上要到期了，这个月底退房后，我就要回去了。”

陆桥沉默片刻：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

气氛略微有些尴尬，我清了清嗓门，侃道：“再不回来，你的酒吧就要被我搞垮了。赶紧回来，要追究责任还来得及。”

陆桥似乎冷笑了一声，淡淡道：“是不是他又找你了？”

我一愣，若无其事说道：“没有，不关他的事……我们，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。”

陆桥嘿嘿笑道：“我说云初，如果事情都到这份儿上了，你还原谅江豚那个王八蛋，你就真是个猪头了啊。”

我回道：“我一直是猪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好了，我们不要提他了好吧？我是哪儿痛，你就往哪儿捅啊！”

言语间，我有了挂电话的意思。

陆桥不依不饶：“怎么突然就要走了呢？你不喜欢这儿还是不喜欢我的酒吧？如果觉得累，我下午就回来了，从今晚开始你又可以过没事荡着秋千晒太阳的日子了。”

“我不是觉得累……”我底气明显不足。

“怎么？伤口痊愈了？准备整装再次出发了？”陆桥虽然在笑，可是我还是听出了几分不痛快。

“好啦，哥们儿，回来再说行吗？我现在累的要死，让我再躺会儿。”不由分说，我挂断了电话，塞入枕头下，想要继续梦周公，却发现怎么也睡不着。

随手打开电视，新闻里正重播昨晚的娱乐消息。一张熟悉的面孔瞬间杀走了我的睡意，我一点点把音量开大，一直到整个房间都充斥着那个人的名字——

“当红女演员林霜日前被传自杀入院，记者在医院后门拍到了一脸焦灼的经纪人袁某，但被其否认。林霜手机无法接通，经纪人电话也关机多时。”

“最新内幕，林霜自杀是为情所伤。”

“近日林霜可谓雪上加霜，自杀传闻原来只是开场戏，《×周刊》更挖出林霜入行前的各种内幕。这是Y城的少管所，林霜曾在这里度过青春期。”

“其经纪人接受某杂志专访，义正词严澄清一切，并表示已经对胡乱报道的《×周刊》发出了律师信。而且林霜生活积极乐观，从未想过自杀。现在在挑选剧本，准备下一部电影的拍摄。而且，林霜的档期已经排到了后年，忙得不可开交，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，何来为情自杀的道理？一个艺人的



成长从来都伴随流言飞语，林霜并不畏惧。”

.....

镜头前的袁林，护着林霜的背影异常坚定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突然觉得口干舌燥。翻身下床，赤脚踩在木地板上还有些凉意，掀开窗帘，阳光扑面而来。门口的邮箱里，塞着今天的报纸，习惯性地刷刷翻开先看娱乐版。

呵，果不其然。林霜依旧强势地占据着庞大的版面，头条标题耸人听闻——《自杀传闻属实？林霜手腕惊现伤痕》

下面的配图依旧是模糊的街拍配上医院的大招牌，我甚至怀疑林霜的自杀不是重点，这间医院倒是频频出现。报纸颇有香港某周刊的风格，对照片疯狂的调色让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女明星们如置身于放大镜下，每个瑕疵都被无数倍放大了。

可图片中的林霜，依旧清朗美丽，就算是憔悴，也是另一种迷人的美。

娱乐版的角落里，零零散散其他明星的新闻。影帝 A 有新片了；玉女 B 的绯闻男主角终于现身了；演员 C 的微博漏洞百出，充分暴露了她的愚蠢。

最下面，一张黑白图片上，女演员穿着古装冲着镜头笑得很婉约。小标题写着：苏子珊第一部古装喜剧正式开工。

照片有些模糊，只依稀看得到苏子珊浅浅的五官。在娱乐圈打滚好几年了，苏子珊一直不温不火，没有什么代表作。在美女如云的娱乐圈，想要挣扎上位，没有一点本事可不行。但是苏子珊家境优渥，似乎又没豁出去的必要，所以一直在二三线打转。

我把报纸折好，丢在角落里，除了娱乐版，我对任何新闻都不感兴趣。

“云初——”隔壁的小 K，冲我娇滴滴地挥手。

小 K 已经在古城混了三年了，开了一家占卜馆，用塔罗牌和水晶球给人算命。几平米的小铺子被他搞得像个巫婆的老巢，一进门就会被扑面而来的印度香被熏晕。

每天早晨小 K 都会邀请我去他那儿喝咖啡，顺便给我占一卦。

“今天射手座不宜出门，你小心点！”小 K 翘着兰花指，给我端来了一杯云南小粒咖啡。

“哦，反正我活动的范围也不过这方圆几里，不怕。”

我看着小 K 熟练地洗牌，闭着眼，一脸虔诚。切牌后，让我选一张。今天是一张牌占卜法，我的手指随手点了一张。



小K叹了一口气，轻轻道：“云初，这张牌是吊人。正位。你的事业会有短暂的停顿，但你很清楚其中的原因，你一定要耐下心来，不能在这个时候偷懒，也不要放弃，只要你努力了，很快就会通过这个事业的瓶颈期的过渡。”

我点点头，表示受教了。

“好了，占卜一下你的爱情吧。”小K看着我犹豫不决的眼神，叹道，“云初，你要遵循你的内心。”

我过去从未占卜过爱情，无非是玩笑般的想要问问财运以及身体状态，也并未当真。看着小K切好的牌，我咽了口唾沫，指向了第三张。

小K翻开牌，深深看了我一眼，撇撇嘴：“逆位的战车。亲爱的，这张牌告诉我，你在感情上失去方向，你已经没有以往的冷静，两人之间不能正常交流使你们产生隔阂，让对方在心中产生了不信任感，甚至出现第三者……”

“准不准？”

我嗫嚅道：“谁知道呢……”

印度香中，咖啡已经凉了，我一口气喝完，照例放了一张十元大钞在小桌上。

小K占卜按心情收价，我好歹一熟客，每次聊表心意就够了。

小K撑着下巴，圆溜溜的大眼睛似乎要望进我的灵魂里：“亲爱的，不要难过，所有不能在一起的爱情……都不是真爱。这只能说明他不是你的真命天子亦不是你的灵魂伴侣！相信我！”

小K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睫毛刷得根根分明，那双大眼睛似乎真的有温柔的力量让我平静了下来。这个在古城充当我闺蜜角色的美人，可惜是个美少年。

“没关系，我拿得起放不下的——只有筷子！”抛下豪言壮语，我踏出门去，享受阳光。

古城的天亮得特别早，七八点时，整座古城已经洒满阳光了。

我伸了伸懒腰，舒展几下胳膊，准备充分补钙后滚回小屋继续写稿。

很多个后半夜，我都对着空白的文档，敲出一排排苍白无力的对话，然后咬着嘴唇，食指如发报机一般拼命点着 Delete 键——不满意！一点都不满意！

大多时候都盘着腿坐在垫子上，许久许久一个字也写不出来，腿却麻



了。整个脑海里只有一个可怕的念头——什么都写不出来了……什么都写不出来了……

这个念头几乎吞噬了我，以至于紧张得去摸索烟盒。打火机好几次才有火焰冒出，点燃了烟，深深吸了一口，却呛得差点把肺咳出来。这才惊觉自己戒烟很久了，又懊恼地把烟头掐灭，丢进垃圾桶里。

电脑桌上一叠A4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人物关系，主要场景和对白。大纲一切顺利，可是细节却怎么也无法铺垫到电脑中，像是一团散碎的灵魂，任你如何辛苦，都无法把它们凝聚成一个完完整整的躯壳。

每每焦灼到坐立不安，怎么也无法平静下来，这种什么都写不出来的状态被屏幕上空白的文档逼得无路可逃。

塔罗早已知晓我的内心，唯有认真努力，才能熬过去！

我走进水龙头下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双手把冰凉的水不住往脸上浇。

2. 那个夜晚，我为什么觉得：天空是夜的竖琴， 星辰是崩断的琴弦，是因为我独自入眠吗

陆桥回来时，已是黄昏。此刻酒吧还未正式营业，我正悠闲地躺在椅子上晒太阳，院子中央一株桃花开得正好。阳光懒懒洒在身上，人早已晒黑了一圈，却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。

“云初——”门口的风铃传来脆响，有人大声喊着我的名字。

我翻身而起，抬头就撞见一脸灿烂的陆桥。

出去晃了一个月，他晒得更黑了。灰T恤下古铜色的肌肤健壮结实，一双摄魂的大眼睛忽闪着长睫毛，鼻尖已经晒得脱皮了，脚上的帆布鞋早已认不出原本的颜色。他整个人像从黑暗中捞出来的月亮，带着耀眼的光。

还未卸下背上半人高的背包，他已冲了过来，结结实实搂住我：“哈！我回来啦！”

一股浓烈的汗味扑面而来，我一把推开他：“大臭虫，请你把自己弄干净了再来表示亲热好吗？”

“帮我整理一下包，我先去冲个澡。”他丢了沉重的背包，一溜烟跑去了浴室。

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无奈地笑笑，只得蹲下来打开那个臭烘烘的大包。一



本皱巴巴翻得像咸菜干的LP旅行指南掉了出来。LP是什么？孤独星球，旅游作家们写给背包客的旅行指南，他这次去的是土耳其。

孤独星球，真喜欢这个名字。背着包浪迹天涯的，大多真的是孤独的人吧。

鞋底都磨穿了的臭鞋子；脏兮兮的衣服，臭烘烘的裤子；塞成一团的臭袜子；药；雨衣……满满铺了一地。我草草分类，丢在地上懒得管。等陆桥干净清爽地出来时，我把账单给他看：“你应该感谢上帝，没亏本儿。”

酒吧生意并不好做，现在古城里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酒吧。客栈老板和导游带客人来，会收数目不小的提成。如今不是旅游旺季，还好这家酒吧名气不小，每夜的客人倒是可以坐得七七八八。

陆桥扫了几眼，就丢到一旁去了，这个混蛋完全不表扬我辛苦劳动的成果，第一次战战兢兢地当老板，他也真够放心的。

我们俩拿了两瓶百威，咣咣咣踩着木楼梯，坐在了一楼的屋顶上，伸长腿，靠着木梁，望着天边的火烧云聊天。

陆桥绘声绘色讲起自己在土耳其的旅行，又是有趣又是惊险，有过上当受骗，还差点被打劫。

我笑得差点滑了下去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脸都白了：“你小心点！这瓦很滑。”

“若真摔死了倒好，缺胳膊少腿儿什么的，还得拖累你。”我笑咪咪地看他。

他知道我这句是玩笑话，可是如今人人都知道，所谓的玩笑里面，其实都有认真的成分在。我在这片艳阳下惶惶度日，一无是处，像个废人般荒废着光阴。我不清楚这个世界有多少人活得辛苦，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咬咬牙就可以熬过去，此刻我像是陷在沼泽里无法脱身的野兽，越挣扎越坠落。

陆桥鼻子闷哼一声，松开我的手，脸色难看。

“我在伊斯坦布尔街上晃荡的时候，路过街边一个小画廊。外面摆着一幅小小的油画，画布上黑暗包围着一个女人的侧面，她的长发溶在黑暗中，眼神犹豫不决带着挣扎的痛苦。她微微咬着嘴唇，看着前方。你猜这幅画叫什么名字？”

我咬着下嘴唇白了他一眼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

“它叫‘彷徨’。不知为何，看到那幅画我就想起了你。云初，就算你的眼里世界一片黑暗，可是总有天亮的时候。”



我双手曲后，抱着脑袋靠着墙，乐呵呵道：“陆桥，不就是失个恋嘛，又不会死人。”

“怎么突然又要走了？”他用穿着人字拖的脚戳我，膝盖上的疤痕像龇牙咧嘴的小兽。

“好吧，陆老板。首先，我来这里是为了让自己的心和大脑冷静一下，给自己的期限是一个月。现在冷静得差不多了，该回去了。其次，你也回来了，我可以放心滚蛋了。”

陆桥久久没有说话，夕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，长久的失眠让我每到黄昏就昏昏欲睡。

“什么时候摔的？伤口这么大？”我戳了戳他膝盖上泛白的伤口。

“很久很久了……久到我自己都忘记了。”陆桥缩了缩腿，长长吸了一口气。

我轻轻闭上眼睛，认真地回想在这里的日日夜夜。

深深吸了一口气，空气中隐隐桃花的淡淡香味，还有院子里泥土的芬芳，伸手就可触碰到的槐树的枝丫。白云迤迤而过，仿似梦中。

这片辽阔而湛蓝的天空，高远而飘渺的流云，明亮而低矮的繁星，每一寸竭尽全力照射的阳光，漫天的柳絮，开得仿佛要炸掉的粉色蔷薇，都深深烙入了脑海中。

飘着细雨的时候，把连帽衫的帽子扣在头上，小心翼翼踩着光滑的石板路去散步。菜市场里，从前见都未见过的各色野菜鲜嫩欲滴，人人脸上都带着淡淡的安稳。

每日，固定时间点，就会有鸣着音乐的垃圾车挨个转悠，收取每家的垃圾。这辆斑驳的蓝色大车，其实每天都在提醒着混沌度日的人们——流水光阴最是无情，连垃圾车都准点，更何况过一日少一日的岁月？

微凉的夜里，需披着薄衫出门。半夜的古城，大多都远离了喧嚣。石板路边的客栈，一盏盏红灯笼串成一起挂在门口，恍若隔世，像是到了聊斋里的鬼城。身后阴阴凉风，难免会担心不知是谁轻轻拍掉你肩头的烛火。很多次，我的梦里都是我孤身一人走在黑暗中，耳畔只有自己如雷的心跳声，背后，无数只手试图把我拖入地狱……

“陆桥……”我睁开双眼，侧过脸去望着他：“你说我会不会只是做了一场长长的梦啊……这个梦太过真实，以至于我自己都分不清，我是在现实里生活还是在睡眠中做梦了。”



“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来了古城便不愿离开了吗？因为他们习惯了这样舒适散漫的生活，这里没有准点上班的人，没有可怕的竞争，没有汽车尾气，没有水泥森林带给人的冰冷，像世外桃源般，这也是我不愿离开的原因。云初，为什么不留下来呢？”

我，为什么不留下来呢？

是因为对抛弃我们母女，那个所谓的父亲从未熄灭过的恨吗？

是对那个所谓的妹妹，那些无休止的争斗吗？

还是对曾经海誓山盟的恋人，从头凉到脚的失望，却从不敢面对的胆怯吗？

或者是那个我永远也打不败的，可怕而嚣张的情敌，她勾勾手指头，就可以带走他，而我无能为力。

……

是这些，化作了黑暗中那一只只苍白的手，把我死死往水里按！

夜里的酒吧依旧热闹非凡，久违的老板抱着吉他，翘着二郎腿又弹又唱，整个院子里，嗨翻了。

我坐在柜台后，负责收钱，一张张粉红色的毛主席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入了陆桥的腰包。开酒吧赚钱简直比打劫还来得快啊！

“叮铃铃……”座机突然响了起来。

“喂？”我拿起电话，正疑惑大半夜的，谁还会打电话来酒吧呢？

电话那头沉默片刻，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我以为自己见鬼了。

“云初，是你吗？”

我咕咚一声，喝完了杯子里的牛奶，哐当一声砸在桌面上，冷冷道：“江豚，你怎么找到这个电话的？”

江豚惆怅道：“真要找一个人，哪有找不到的。陆桥在这里开的酒吧挺有名气的，网上随便一搜，地址电话全出来了。原来你躲着不见我，是去找陆桥了。”

王八蛋！我心里暗骂道。

他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云初，回来吧。别闹了！我们这样冷战下去有意义吗？”

我死死拽着抹布，想象着那是江豚那张假装无辜的脸：“你以为我们只是冷战？江豚，我们已经分手差不多快一个月了！”



“事情全部结束了！都结束了！林霜出院了……她说过不会再来打搅我们了。”

我冷笑：“江豚，如果一个演员的话都可以信，你也太蠢了。那个动不动就拿自杀来要挟别人的人，你以为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是你太天真还是太蠢！”

“云初，你说话不这么刻薄行吗？林霜是个无依无靠的人，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我了。你以为一个女孩子在那污糟的娱乐圈生存容易吗？我对她像妹妹一样，你就当多一个妹妹不行吗？你非要把我们的关系逼到绝路吗？林霜有多可怜，你不是不知道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全世界就他妈她最可怜了，可怜到随时随地可以用自己的性命来威胁别人。可怜到一个广告上百万，一年起码五个广告。可怜到一拍电影就得奖，片酬数一数二得高。”我的声音尖锐而冷漠，可是墙上的小镜子却透出了我那张泪流满面苍白的脸。

“而我……最不能原谅的是……你隐瞒了我那么久，欺骗了我那么久。江豚，你就是个王八蛋你知道吗？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你这么混蛋的人了！”我啜当一声挂断电话，拔了电话线，蹲在地上久久站不起来。

3. 月亮真是无知，它的荣耀真是虚妄；不懂得与任何一颗星星交谈，也不认识一个字眼；而所谓的月光，不过是它借来的外衣

二十三层的高级公寓里，庞大的落地窗可以一眼看到这个繁华都市里的灯火阑珊，川流不息的车在这座城市里如蚂蚁一般前行。

这，也是一座森林——高低不平的水泥树，匍匐前行的方形虫子，偶有飞鸟掠过高空。天，异常高远，又仿佛触手可及，赭石色的夜空里，看不到半颗星星。

林霜站在落地窗前，仰着头，久久地望着远方。

“我的大小姐，我拜托你不要再让记者逮到了好不好？”经纪人袁林坐在沙发上，手里厚厚一叠报纸，这个月，林霜上头版的次数压倒一切艺人。可是很不幸，全是负面新闻——为情伤自杀！抑郁症！连老底都快被人掀完了。